

養

唐

書

二

百

齊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舊唐書二百卷

晉劉昫等奉敕撰五代史記昫本傳不言昫撰此書史漏略也自宋嘉祐後歐陽修宋祁等重撰新書此書遂廢然其本流傳不絕儒者表昫等之長以攻修祁等之短者亦不絕今觀所述大抵長慶以前本紀惟書大事簡而有體列傳敘述詳明臆而不穢頗能存班范之舊法長慶以後本紀則詩話書序婚狀獄詞委悉具書語多支蔓如文宗紀杜甫曲江行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乃知天寶以前曲江四岸皆有行宮臺殿百司

解署又云戶部侍郎判度支王彥威進所撰供軍
 圖略其序云云武宗紀云右庶子呂讓進狀亡兄
 溫女敏太和七年嫁左衛兵曹蕭敏生二男開成三
 年配合又云御史臺奏據三司推勘吳湘獄謹具
 逐人罪狀如後揚州都虞侯盧行立劉羣於會昌
 二年顏家喫酒云云於列傳則多敘官資曾無事實
 阿顏載寵遇不具首尾如夏侯孜傳祇載厯官所
 或但載寵遇不具首尾至及青讓詔詞不及一字
 朱朴傳祇載其相昭所謂繁略不均者誠如宋人
 宗而不及其始末所謂繁略不均者誠如宋人
 之所譏案崇文總目初吳兢撰唐史自勅業訖於
 開元凡一百一十卷韋述因兢舊本更加筆削刊
 去酷吏傳為紀志列傳一百十二卷至德乾元以
 後史官于休烈又增肅宗紀二卷史官令狐垣等

復於紀志傳隨篇增輯而不加卷帙為唐書一百三十卷是唐書舊稿實出吳兢雖衆手續增規模未改昉等用為藍本故具有典型觀順宗紀論題史臣韓愈憲宗紀論題史臣蔣係此因仍前史之明證也至長慶以後史失其官無復善本昉等自採雜說傳記排纂成之動乖體例良有由矣至於卷一百三十二既有楊朝晟傳卷一百四十四復為立傳蕭穎士既附見於卷一百二復見於卷一百九十文苑傳宇文韶諫獵表既見於卷六十二復見於卷六十四蔣乂諫張茂宗尚主疏既見於

卷一百四十一復見於卷一百四十九輿服志所載條議亦多同列傳之文蓋李崧賈緯諸人各自編排不相參校昫掌領修之任曾未能鉤稽本末使首尾貫通舛漏之譏亦無以自解平心而論蓋瑕瑜不掩之作黨新書者必謂事事勝舊書黨舊書者又必謂事事勝新書皆偏見也我

皇上獨秉

睿裁定於正史之中二書並列相輔而行誠千古至公之道論史諸家可無庸復置一議矣

重刻舊唐書序

李唐氏有天下三百年三代而降英君明辟若唐文皇
功德固在首列厥後子孫迭興雖中更喪亂猶不失爲
盛朝而玄憲二宗至配貞觀與漢七廟同稱何也其典
章法度貽謀之善不可及已蓋作唐史者有三人焉吳
兢韋述令狐峘此皆金閨上彥操筆石渠而未竟一代
至石晉朝始敕中書劉昫等因峘舊文增爲百九十卷
然後有唐事跡悉載無遺而撰述詳贍妙極模寫足以
上追史漢下包魏陳信乎史之良者無以加于是矣柰
何宋之慶曆又出新編大有增損至使讀者不復得覩

唐朝一詔令歷年五百舊書湮沒君子不能無病諸皇
上右文弘道化被四遠由是縉紳士夫咸以修緝典墳
爲已任此書故有刻本在吳中惜亦未全先任提學侍
御北江聞人公聞之慨然欲壽諸梓與菁莪共擇可託
者得蘇學司訓沈君有問學幹局良儒師也因授之俾
董厥事且命廣搜殘逸足其卷數及募士出貲佐經費
君鳩工堂西大舍中無營三十手朱墨讎校不舍晝夜
成未及半而北江公以憂去以貲不紹白之巡撫大中
丞石江歐陽公公命掌郡事別駕鍾侯助其役未幾府
主王侯至任許相以完大巡侍御西郭陳公尤加贊相

樂書之成而其事則總於今任提學侍御午山馮公焉
蓋學政之臺書之所由起也工將畢士子袁貞輩相率
扣予請先序諸後予惟三古聖人作爲經書人極立矣
十九朝史官述爲史書往事鑒矣去聖旣遠後儒蠹經
經不可蠹猶雲翳白日日行空自如也史又可以新掩
舊哉且文章之作率視其區宇之全缺鉅唐疆域幅員
萬里其廣大與軒后等是以詞華蔚茂有至光燄萬丈
者郎舍相踵旣出螭坳親見又遇劉司徒之博洽乃克
成書其難如此忽有改圖殆不其然今日羣公雲萃留
神盛舉蓋匪創則無以始弗繼將莫能終至於中間經

畫尤艱其任此殆至寶將出之幸會其數天也偉矣哉
惜予耄矣而不能卒業抑不知青雲士能觀以否所謂
前朝國勢先賢行事故黎命脉班班具存推之於政古
今一也有能舍其新而舊是圖將來挾以爲國家用吾
知事業發揮必當煒燁崢嶸勝常而不凡也詎止以資
見聞談說而已哉沈君名桐字大材號春波嘉禾望族
學通壁經累試場屋知名以超貢入胄監屈就今官其
於斯績甚勤且出私帑不之校斯文不墜係其承理之
功多也因併及云時在嘉靖十七年秋仲東吳耄生楊
循吉謹序

重刊唐書序

嘉靖己亥吳郡重刊唐書成書凡二百卷本紀卷二十志三十列傳百有五十石晉宰相涿人劉昫撰初御史紹興聞人公詮視學南畿以是書世無梓本他日按吳遂命郡學訓導沈桐刊置學宮工未竟而公以憂去及是書成以書來屬徵明爲叙按唐興令狐德棻等始撰武德貞觀兩朝國史八十卷至吳兢合前後爲書百卷而柳芳韋述嗣緝之起義寧訖開元僅僅百餘年而于休烈令狐峘以次增緝訖於建中而止而大曆元和以後則成於崔龜從厥後韋澳諸人又增緝之凡爲書百

四十有六卷而芳等又有唐曆四十卷續曆二十二篇
皆當時紀載之言非成書也晉革唐命昀等始因舊史
緒成此書然五代史昀傳不載此事豈其書出一時史
館而昀特以宰相領其事邪然不可考已或謂五代搶
攘文氣卑弱而是書紀次無法詳略失中不足傳遠宋
慶曆中詔翰林儒臣刊修之自慶曆甲申至嘉祐庚子
歷十有七年成新書二百二十五卷視舊史削六十一
傳增傳三百三十有一續撰儀衛選舉及兵及藝文四
志別撰宰相方鎮及宗室世系宰相世系四表所謂其
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實當時表奏之語而第賞

制詞亦謂閎博精覈度越諸子良以宋景文歐陽文忠
皆當時大手筆而是書實更二公之手故朝野尊信而
舊書遂廢不行然議者則以用字奇澀爲失體刊削詔
令爲太略固不若舊書之爲愈也司馬氏修通鑑悉據
舊史而於新書無取焉惟周益公稱其刪繁爲簡變今
以古有合於所謂文省於舊之論而劉元城顧謂事增
文省正新書之失唐庚氏尤深斥之乃極言舊書之佳
其所引決海救焚引鳩止渴之語豈直工儷而已自是
一代名言也然則是書也其可以無傳乎雖然不能無
可議者段秀實請辭郭晞有吾戴吾頭之語新書省一

吾字議者以爲失實是矣而舊史秀實傳乃都不書夫
秀實大節固不以此而此事亦卓詭可喜柳宗元叙事
尤號奇警且鄭重致詞上於史館若是而不得登載則
其所遺亦多矣甚者詆韓愈文章爲紕謬謂順宗實錄
繇簡不當拙於取舍異哉豈晁氏所謂多所闕漏是非
失實者邪甚矣作史之難也心術有邪正詞理有工拙
識見有淺深而史隨以異要在傳信傳著不失其實而
已今二書具在其工拙繁簡是非得失莫之有揜焉彼
斥新書爲亂道誠爲過論而或緣此遂廢舊史又豈可
哉此聞人公所爲梓行之意也是書嘗刻於越州卷後

有教授朱倬名倬忤秦檜出爲越州教授當是紹興初
年今四百年矣其書復行而公又出於越其事豈偶然
哉先是書久不行世無善本沈君僅得舊刻數冊較全
書才十之六七於是徧訪藏書之家殘章斷簡悉取以
從事校閱惟審一字或數易歷三暑寒乃克就緒其勤
誠有足嘉者因附著之是歲三月望前翰林待詔長洲
文徵明序

重刻舊唐書序

書以紀事謏聞爲贖事以著代間逸則遺是故史氏之
書與天地相爲始終六經相爲表裏疑信並傳闕文不
飾以紀事實以昭世代故六經道明萬世宗仰非徒文
藝之誇誕而已也尚書壁存典訓不斲魯史麟絕杞宋
失徵繼而有作其惟司馬氏及小司馬以迨班范諸家
八書十志經緯天人八志十典絃維政事藏山刊石繁
紹聖經歷漢躋隋炳發靈憲是故王教之要國典之源
代有徵考若覩著蔡李唐嗣興萬目畢舉其經畫之精
詳維持之愼密雖未上躡周軌亦足並驟漢疆晉史臣